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

張伯行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七　曾文定公文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出己意非復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與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

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張孝先曰。唐太宗之治雖未及於古。然三代以下言治者必以貞觀爲極盛。由太宗有其志有其材而遂有其效也。其論太宗爲政於天下。著其所以得而又原其所以不及於古者。炯炯如指上羅紋子固留心經世如此。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

耕三人食。尙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張孝先曰。子固嘗論佛氏之教無用而食民之食。法止於今之爲者而不許復入。則舊徒之盡也不日矣。誠如開寶之詔。則不特可以正人心而且可以足民食。其益於世道豈淺鮮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尊。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固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

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者願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茅鹿門曰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講故有此議

張孝先曰上半篇論講非師道謂其不待問而告則疑於强聒也後半篇論坐講不足以爲尊師之禮而不當以坐自請也其辨甚峻然觀其意有似乎激而過者夫必待問而後告苟不問則不告矣不問之時固多也因而不問而遂可以廢講乎坐而講不足爲尊師苟立而講其體不已褻乎以坐請者所以重道非自重也則講固未可廢而請坐講固亦未可議也南豐此論其殆有激而過者耶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其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祖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

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

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敍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宣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

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議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茅鹿門曰。引據最嚴密。蓋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

張孝先曰。濮園之議。歐陽公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而名不可沒也。子固此篇。援據反復。皆所以發明歐陽公之議也。後竟詔稱濮王爲親。廷議紛然攻之。程子以爲宜稱皇伯父濮國太王。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則子固此議。亦未爲定論也。當以程子之說爲是。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雜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禦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嚚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

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雜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以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得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頌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弊來享疆內安輯里無鼛聲豈不通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葯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葯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葯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葯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茅鹿門曰。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張孝先曰。災荒之行。國家所不能免。故先王以荒政救民。貴講之豫。則民不至於餓殍流離。不幸而至於餓殍流離。尤在上之人破常格而速救之。倘拘於有司之議。憚於倉廩之發。遷延時日。而死亡者已不忍言矣。讀子固此議。下爲百姓計。上爲公家計。大要存破去常法而速爲之賑救。深思遠慮。無微不徹。眞經濟有用之文。學者所當留心者也。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茅鹿門曰。有深思。有法度。

張孝先曰。渥爲小官。得祿以奉兄。友愛如是。故生而人悅。死而人悲。世未有薄天性之愛而能與人有恩者也。南豐特爲傳以風世。文愈簡質而其愈可思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

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茅鹿門曰。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藁者之非。而議論甚圓暢可誦。

張孝先曰。納諫乃盛德之事。太宗怒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蓋好名之心勝。所以不及古帝王之大公無我者在此也。南豐特表魏鄭公之賢而並辯焚藁者之非。其文透迤曲到。足以發人識見。而正其心術。非苟作者。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强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槩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穉。聞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飄墜。計皎皎而猶疑。淚汍汍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張孝先曰。其文學人品。具見於尺幅中。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蓍龜。公在太史。維僚與屬。正謬辯訛。公爲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

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鄰。然而蚤蹈厲於儒官。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飄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泪淋浪而莫收。情忉怛而奚愬。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蒐亡而集實。蓋旁勞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册。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毫芒。纂餘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張孝先曰。宋公嘗修五代史。故末幅及之。通篇稱贊其學行。亦典切而非諛。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戸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

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蹈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閎今古兮辨與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飛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孺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茅鹿門曰敍明允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張孝先曰蘇明允奮起西川文章之傑也南豐敍其爲文處即可以想像其爲人古人文字不溢美一詞而其人精神愈見此類是也

王君俞哀詞

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輩。公卿家子。有賓客親黨之助。略識文書章句。輒出與寒士較重輕。繇此名稱多歸之。而主陞絀者因得與大位。君俞在京兆門外不交人事。讀書慕知聖人微言大法之歸趣。孜孜忘晝夜寒暑之變。其爲辭章可道。恥出較重輕。漠然自如。由此名與位未充也。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余於家。居數月。相與講學。會余歸遂別。常愛君俞氣貌端然。雖燕休未嘗慢。在衆中恂恂或不知其爲朝士也。至相與言天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俞怡怡奉子職。退事寡嫂無閒言。蓄妻子不驕。爲家不問田宅。平居無褻私流侈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始丞相冀文穆公無主祀。拔君俞以託其後。君俞亦盡誠奉之。茲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俞之命。是於君俞之心不爲大恨歟。夫爲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況重以相知。其悲塞可勝乎。作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俞姓王氏。諱寅亮。官至殿中丞。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兮。拔嗣於宗。君視而秀兮。乃立於宮。廟門有戟兮。祭祀以時。相不失託兮。君無墜恭。庭闈樂康兮。妻子不驕。又事寡嫂兮。端其服容。衆人翕翕兮。趨慕要津。我躬處方兮。不夸以從。詩書百家兮。其博而殺。我講其疑兮。往趨於中。雖裕於心兮。不耀其華。維友則信兮。其位未充。方期顯行兮。羽儀於世。孰尸變化兮。亟畀之凶。洶穆無端兮。莫敢責辭。維舊及知兮。哀攬余胸。老母無撫兮。少婦失依。賴有息子兮。可望

其隆。嗚呼哀哉兮。予悲曷勝。託辭於牘兮。恨與天終。

張孝先曰。寫其好學恬靜處。悠然世俗之外。而至性過人尤不可及。此所以不能已於哀。而作辭以紓之也。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敍焉。公其家子也。敍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眞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罔子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德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

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得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衰衰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謬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傳郎家梁自祖琮達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慤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張孝先曰本其世德以見守其業之恭敍其宦蹟以見施於事之厚一篇關鍵如是而文字蒼勁峻潔全學太史公來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眞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疏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

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於墓。

張孝先曰。咸氏家世已詳虞部誌內。此只以元魯學行進而未止。致其悲惋之感。因其文而識其人。元魯可謂得所託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八　王文公文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諤諤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震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閒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閒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閒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閒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

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

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閒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

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偸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衞。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衞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衞。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

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

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偸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維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愼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

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衞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

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者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偸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禍患不息。悉如所料。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

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捘法立制未嘗

不艱難也。以其掫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掫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掫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

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鶩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又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

張孝先曰。介甫胸中。原將一代弊政看得爛熟。欲取先王法度來改易更革一番。其志其才。皆是不可一世。惜其所講求者。皆先王法度之迹。而本領則未之知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介甫不知此意。而徒講求於法。又以堅僻之意見主張其閒。其貽害不亦甚哉。此書盛

滾萬言。援據經術。操之則在掌握。放之則彌六合。誠千古第一奇傑文字。讀者要覷破介甫學術本領。則得之矣。按呂東萊曰。介甫變法之蘊。略見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暮。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盡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安內寧。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

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邊敵。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愼。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閒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說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紊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閒。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偸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

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邊敵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綦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茅鹿門曰。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荊公所欲爲朝廷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而惜也荊公之志雖劃畫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況其强愎自用。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於幷其同心同志稍稍隔絕。及其位高而勢危。寵專而氣銳。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爲左右所斲。而國家亦多故矣。惜哉。

又曰。此篇極精神骨髓。荊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脅。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

張孝先曰。仁宗宋之賢主也。百年無事。皆其寬仁恭儉之效。至於綦世因循不振。誠有如介甫所云者。但欲佐其君以大有爲。而不進修德講學與賢去奸之說。其大旨僅在於富國强兵之術而已。宋朝百年無事。如人元氣尚完。然未免稍弱。介甫汲汲以理財爲急。如庸醫妄投丹藥。而元氣爲之剝喪矣。此篇條陳鑿鑿可聽。乃其所以結主知。卽其所以禍人國者歟。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可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明試以功。己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

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髣髴者。固非羣臣初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麤有所及。則迫於日暮。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

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茅鹿門曰。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爲儲養公卿之選。

張孝先曰。館職所以儲公卿之材。必親考試以實。既得實材。而又可因訪問以知四方之事情。此法甚善。其後段云。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熟於聖心。以次奉行。則治道無由興起。此荆公所以欲自竭其懷於神宗者也。夫君臣遇合千古所難。幸而得遇。亦觀其所以自竭於君者何爲耳。士君子隱居求志。尙愼旃哉。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茅鹿門曰。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張孝先曰。荆公此篇。極得格心之道。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

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之。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茅鹿門曰。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肘腋。細看自覺。與他人不同。

張孝先曰。語語欲人主以至誠惻怛之心詢考賢才。講求法度。隱然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意。其以瞑眩爲言。則又逆知衆論之不容。而預爲此言以先入之也。文鋒妙在不露。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蹐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顓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

茅鹿門曰．文有典型．

張孝先曰．流動自然．而懇惻之意見於行間．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九　王文公文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者。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裁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茅鹿門曰。兩相箴規。兩相知己之情可掬。

張孝先曰。聖人之道天下之公也。固不徇時。亦非執己。已然而然。便是荆公執拗語病。然其文鑱刻極矣。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茅鹿門曰論學處亦嚴確

張孝先曰文不滿幅而古今廟學興廢離合之故洞悉始末其腕力高古無以過之矣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倡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茅鹿門曰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張孝先曰前篇詳立學緣起此則兼言立學本指而寓規勸之意更爲有關係文字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譏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概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茅鹿門曰宋文之格不入西漢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爲得亦在此

張孝先曰主簿以君子名齋必於窮困屈辱之況意有未甚釋然者故借位襯德以勖之古人立言非如今之汩汩導諛有文無題者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茅鹿門曰文嚴而格古。

張孝先曰略朋友別離之情而敍道義契合之雅使人讀之油然有感。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茅鹿門曰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

張孝先曰孔子之道雖火於秦黄老於漢而其爲天下萬世尊仰者則未嘗間斷也世譏太史公以孔老並稱然置孔子於世家置老子於列傳義例卻自分明此文又從而推勘其牴牾處孔子之道愈尊矣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張孝先曰。孟嘗君一段佳話。破明眼者覷破。眞是不直一錢。與孟子比富貴利達於播閒之乞。同一例看。世之赫奕動人者。方自以爲得意。充其類吾不欲觀之矣。

節度推官陳公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茅鹿門曰。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張孝先曰。只寫其好學之篤。而惜其進而未止。此人便自可傳。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衞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

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茅鹿門曰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沈鬱之思

張孝先曰深父不合於時曾南豐嘗薦其文於歐公公亟稱之介甫志其墓以未及著書爲恨所以致惜其人者深矣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泓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衞大將軍諱奉謹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

嘉祐四年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茅鹿門曰通篇無事蹟獨與虛景相感慨

張孝先曰以議論爲志銘而不及其事蹟原是別體中以揚雄與孔孟夷惠並稱此擇焉不精之過大抵諸子百家未及程朱辨正往往如此韓文公尙以孔墨並稱況餘人乎以此知程朱之功大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涬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

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鹿門曰。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宋八大家文鈔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鈔選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王崑武　謝雨東　王文治　王模　孫平治　黃堅　沈抱秋）